

寓意草

卷下

計五本

治傷寒死症奇驗

金某春月病溫。誤治兩旬。釀成極重危症。壯熱不退。

譟語無倫。皮膚枯澁。胸膈板結。舌卷唇焦。

按此果似陽症確據

身踈足冷。二便略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氣。

按此又似

陰症確據

從前諸醫所用之藥。大率不過汗下和溫諸法。

絕無一効。求救於余。余曰。此症與傷寒兩感無異。但

治病全賴
審症得真

喻公所長
在此故後
段之天機
勃勃皆從
此出

兩感症。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則死。又三日再傳。
一周定死矣。此春溫症。不傳經。故雖邪氣留連不去。
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症陽症。兩
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碍陰。治陰則碍陽。與兩感症之
病情符合。按兩感症之難治者。以表裏不可並攻。陰陽難同一法。仲景原謂死
症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裡。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

人神而明之未常教入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卽以
仲景表裡二方爲治雖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
若有生變化行鬼神之意必可效也於是以麻黃附
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
熱全清再以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裡陰陽之邪果
然胸膛柔活人事明了諸症悉退次日卽思粥以後

竟不需藥。只此二劑而起一生於九死。快哉。

按右治兩感之法。開手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卓見
或可思議。轉用附子瀉心湯。匠心不可明言。其用
意兩解。其在表在裡。陰陽之邪。而以仲景治表治
裡二方互相酌籌。可謂神乎其技。足補前人之未
逮。

附治傷寒危症捷驗并識讀書一得

余自弱冠棄儒就醫。趨庭十載。讀岐黃諸書二百餘家。古今治驗醫案數十餘種。雖回環徧誦。求其得於心而莫能自己者。蓋亦罕矣。惟憶向讀西昌喻氏所著寓意草案。獨覺緣深香火。實獲我心。觀其治驗金某患傷寒死症一案。辨別疑似立論超

註明似陽
亢似陰亡
皆善體狀
脉象工夫
臨症不可
死此一着

越。及所謂陰症陽症。兩下混在一區之判。真有鬼
神莫測之妙。莊誦再三。不勝高山仰止之慕。丁丑
暮春。有琅瑯鄉人劉春茂。延余過診。其人身偉體
豐。年屆六旬。診得兩手脈來堅搏。似陽左尺數促。
似陰按之不歇。視其形神交憊。沈昏不食。身無寒
熱。捫之微涼。面紅如醉。舌胎黃澁。問之口苦不渴。

細按此症
聲低舌短
乃寒邪入
腎之故內
經經絡篇
云少陰之
脉循喉嚨
紫舌本挾
舌下故附
子細辛必
不可少之
藥

與之水則嚥。不與亦不思。兼之虬蟲上泛。儼若胃
氣告匱。陰陽交絕。勢在不治之例。詢之由於途中
涉水。兼啖雞麪。而劇閱前醫諸方。皆清涼攻補。爲
治。迨至症變。紛更聲低。舌短。俱謝而去。託言俟其
舌軟。進食。再行商治。大意以爲必不起耳。蓋未於病機所
以傳變之理深求而反復思之余初視之時。雖以脈症相參。知其

按太陽主
表屬腑少
陰主裡屬
臟一腑一
臟合而爲
病自是表
裏交困症
變紛更令
人遠難辨
別仲景所
謂兩感是
也然認症

太陽少陰合病而胸中尙無成法。乃靜坐片晌思
籌其故。忽悟向讀喻氏治驗金某患傷寒死症一
案。謂其因藥所誤。遂使陰陽之邪混在一區。名曰
兩感。治陰則碍陽。治陽則碍陰。用麻黃附子細辛
湯。病情符合。始得尋其端倪。權變而通之。於是仿
喻氏用麻黃附子細辛之法。易而爲升陽散火之

既確處方
自有準繩
觀於用藥
變易之旨
深得古人
心法不囿
方隅之妙
匠心獨運
錫所欲言

舉夫升陽散火湯。東垣先生命意雖曰散火。而其
中皆表藥。如升柴羌防獨葛之屬。均足以啟發內
外鬱邪。使表邪一解。而裡氣自和。余故仿其意。而
不泥其方。乃倍加分兩。重制其服。取其發汗欲返。
其太陽下陷於少陰之寒邪。使之從毛孔而出。蓋
認症既明。而用法有本。如懸崖勒馬。繮索在手。坦

藥一對症如匙開鑰所謂用藥之難非難於用藥之後實難於用藥之先古人臨症必曰熟思審處不其然乎

然與服申刻下咽亥時便覺身輕四肢漸和舌黃亦退一半次早復診生機勃然惟汗出未透繼進麻黃附子細辛湯加桂枝五味人參賴其贊襄之力藉以助汗祛邪服之坦然平善周身溫澤如恒面紅如醉及一切叢脞之疾渙然以解惟喉間不利時若蚘蟲上下調用仲景烏梅丸加郁李仁安

調用烏梅
丸以其中
有細辛桂
附仍不脫
麻黃附子
細辛湯製
用之妙理
法兼脩宜
乎克奏全
效
按理疏明
亦屬應發

虬通幽。十日大便始一更衣。後用參連湯。及和胃
健中之劑。逐日全愈。厥後揆其至此之由。初起不
過太陽感冒。夾食之傷寒耳。惜前醫所用之藥。皆
顛倒悖亂。陷邪入裏。總由學術臨症。傳派不清耳。
設余不亟爲升舉其陽。疏其久陷於陰之寒邪勢。
不至於沉溺消亡不止也。噫。似此傷寒。由淺而深。

之義

歸美古人
篇法完善

釀成危險。十中僅救一二者。藉非天假之年。與余
讀書有得。曷克頓起一生於九死哉。然則喻氏寓
意一書。豈非迷津之寶筏乎。故筆之以識讀書之
一得云。

表汗一誤

下之再誤

時氣外感

是鬱熱纏

於脾胃宜

清涼和解

方能使鬱

熱達外表

治傷寒險症

錢某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疼服表汗藥疼止
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斑神昏譫語食
飲不入大便復閉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按脈來緊小急
數俱似熱象內鬱謂曰此症全因誤治所致陽明胃經表裡
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內涸以致神昏譫語

浮藥多熱
益助熱邪
所以一誤
因而下之
復以陰寒
之藥凝結
邪氣留連
於胸中不
能達外所
以再誤

若癰轉紫黑則不可救矣

按凡屬癰疹瘡疥之類最喜氣色鮮明若一轉紫黑

可知氣血交憊便為難起之症目今本是難救但面色不枯聲音尚

朗乃平日葆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下泉未竭故

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按此臨症反復推求真是死裡求生之法乃陰氣

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裡諸方單單只一和法

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宜之按大小緩急奇偶複日七方內

經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
補上治上制以緩恐其下迫也補下治下制以急恐
其力微也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以心肺位近或補或
汗宜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以肝腎位遠宜
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以味多而
分兩輕也少則二之以味少而分兩重也奇之不去
則偶之是謂重惟如神白虎湯足以療此蓋中州元
氣已漓大劑急劑複劑俱不敢用虛熱內熾必甘寒
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雖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饑

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五七劑。爲
灌漑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
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
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脉和食進。其癰自化。
按傷寒發癰。由漸而形。陰症發癰。驟而卽顯。治法
清補不同。用藥溫涼迥異。如此症初患時。氣汗後。